


# 04 人性：人从什么时候变坏

30天认知训练营 2019

今天

进入课程 >

04 人性：人从什么时候变坏

12:23 11.34 MB

王烁亲述

你好，我是王烁。

今天我们探讨的问题是，人性本善还是恶？

## 性善论与性恶论

认为性本善的人认为，以前有个黄金时代，距今大约一万年，男人狩猎，女人采集，群体分工、协作、分享，人人营养平衡，身心健康。那个时代没有战争，没有等级，没有财产当然也就没有穷富差别，也没有传染病。

对那个时代的想象，奠定了一种极有影响力的思维：性本善。最初都是好人，只是后来变坏了。

怎么变坏的呢？

发明了农业。农业意味着定居，意味着阶层，意味着收获，意味着余粮，意味着分配，意味着得武装起来防止别的群体来抢夺余粮。无尽冲突从此开启：阶级分化了，财富产生了，战争到来了。连营养都变差了，绝大多数人忙于在田间劳作，却只能果腹而已。人类从此失去了乐园。

**性本善吸引力强大，因为它指向的解决办法最简单：回到没有被污染的过去，回归人人都有的善良本性，就可以重回黄金时代。**解决一切现实烦忧，只需要找到并去除那些遮蔽了我们善良本性的坏东西，重获良知良能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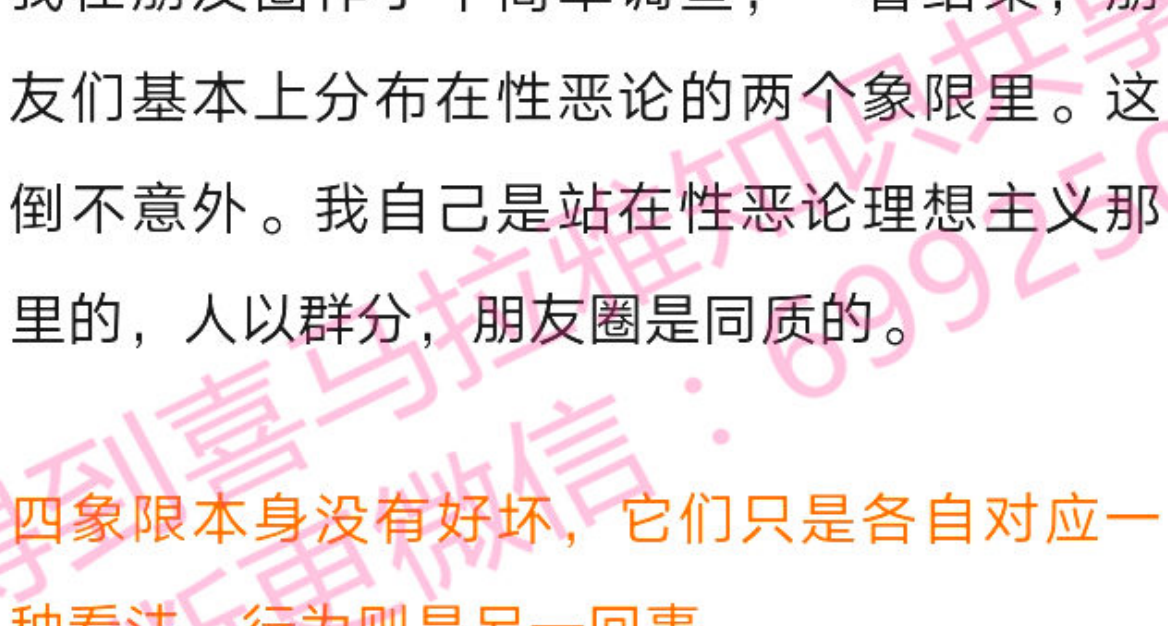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性本恶。

奥古斯丁说，婴儿不作恶，只是因为力量太小。人性本恶，通过教化才习得合作。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这个词用得非常深刻，它指美德是后天培育出来的，不是先天内置的。文化也就是礼义教化的功能在于化性起伪，化解恶的本性，造作出后天的美德。

性善论与性恶论都同意人们现实中是善恶交织的，但对成因和解决之道看法不同。性善论主张去除后天污染，回到原初；性恶论则研究恶人们是怎样结出善果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合作？合作为什么时常瓦解？怎样才能最大限度使合作延续下去？

## 人性的四个象限

性善论与性恶论对待，贯穿了人类迄今的全部道德哲学史，也一定会延续到将来。它与另一对冤家，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两组合，可以搞出下面这个四象限：



人性的四个象限

性善论理想主义认为应该而且能够回到起初那个干干净净的初始状态，不管是上古黄金时代还是初心。

性善论现实主义认为应该回到起初，可惜已经晚了，回不去了。

性恶论理想主义认为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干干净净的初始状态，但人类合作秩序能够变得更强健，扩展到更广阔的天地。

性恶论现实主义认为人类合作秩序产生本身就是个偶然奇迹，非常脆弱，难以持续，随时堕入三恶道。

我在朋友圈作了个简单调查，一看结果，朋友们基本上分布在性恶论的两个象限里。这倒不意外。我自己是站在性恶论理想主义那里的，人以群分，朋友圈是同质的。

**四象限本身没有好坏，它们只是各自对应一种看法，行为则是另一回事。**

比如说，无论我的朋友们是性恶论理想主义还是性恶论现实主义，面对合作秩序，他们仍然都有选择的自由：既可以加入合作，促使其更加强健，帮助他们进一步扩展；也可以选择别人合作你套利，因为要是合作秩序能够继续扩展的话，套利对套利者是有利的，要是合作秩序瓦解的话，套利对套利者仍然是有利的。

一个人可以是性善论理想主义者，但是选择作恶；一个人也可以是性恶论现实主义者，但是选择行善。

## 人性的善是后天习得的

如果就看法说看法，我是不同意性善论的。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推广开去即为良知。我承认人皆有良知，但让我们回到身边最接近起点的那个地方，看看身边的婴儿，谁曾在婴儿那里看到过良心？

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父亲，我亲眼观察亲身经历他们的成长。不管后来成长成什么样子，小朋友的起点是一样的：极为现实，毫不天真，绝无同情心，很少同理心。同情心和天真，如果你在小朋友身上看到这些东西，那不过是看到了你自己投射在他们身上的幻觉而已。小朋友长大成人才能获得这些品质。真正的天真从来只在成人那里出现。

看看跟人基因最接近的黑猩猩。BBC史诗级纪录片《王朝》（Dynasties）开篇就是黑猩猩森严残酷的等级社会，黑猩猩为了爬到等级之巅独占繁衍特权，为了继续呆在那里，那是文斗武斗什么都干得出来。凭什么黑猩猩下了树站起来之后，突然人类就有了个田园牧歌的早期黄金时代呢？

回到起点，回到过去，回到最初，真回去了到底是黄金时代还是黑猩猩社会？

《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s）这本书里有答案。

## 原始社会的田园调查

作者沙里翁（Napoleon A. Chagnon）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专注研究亚诺玛米人（Yanomamö）50年。亚诺玛米人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最深处，两万多人，200多个村落。在20世纪中叶时，他们是全球仅存的没有与外部接触过的原始人群。

沙里翁1964年来到这里，一辈子观察研究，是这群原始部落在“未经污染”状态下内部政治、社会、军事冲突最早也是最后的目击者。他到达亚马逊密林深处，好似穿越回人类社会的起点，带回来一个结论：

对亚诺玛米人来说，生活就是持续不断的战争，核心是为了争夺女性及繁衍权。暴力围绕争夺繁衍权展开，社会围绕使用暴力来组织，衍生出一套完整的权力结构、声誉机制和战争谋略。

关于起因：村庄之间战争的首要原因是抢夺女性。亚诺玛米人当中，约20%成年女性是抢来的。男性对不论村庄内外的女性都有极度的占有欲和攻击性。跟争夺女性相比，对于物质资源的抢夺很次要。

关于暴力：45%的成年男子杀过人，40岁以上的人口中，2/3有至少一位近亲死于暴力。杀人者平均下来繁衍的后代也更多。

关于权力：村庄之间的权力大小取决于人数多少，获得女性的能力直接与男性人数挂钩。决定村庄规模的三大因素是血缘、婚姻和头人的能力。

关于头人：头人有三个非正式权力的来源：父系亲属的数量——这对应着其祖爷的繁衍成功率——以及杀过多少个人，这两个是硬指标。还有一个是政治才能，就是他审时度势，不多说话，但凡说话只说那些他预期会被遵守的命令。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命令被人拒绝，就是声誉受损，只能用流血来解决。

关于声誉：对所有男性来说，有辱必流血，有流血必报仇，不然则是懦夫，而懦夫只会招惹更多欺辱；人数越少的村子，男人必须越显得好战，博得残暴声誉，以弥补人数劣势。

亚诺玛米村落之间时常举办鸿门宴，这是大规模屠杀的专用安排。主谋方往往要借助假装中立的第三方帮助，由其出面举办宴席，邀请目标村庄全村参加。主谋方则藏身一旁，等待捧杯为号。鸿门宴的先例很多，每个村庄接受另外村庄宴请，都必须极为谨慎。

沙里翁问一场鸿门宴的主谋方和赴宴方，为什么明知是鸿门宴还要赴宴？为什么明知对方已经知道是鸿门宴还要邀请？**双方回答相同：有宴不赴即是懦夫，而在亚诺玛米社会里，背着懦夫名声比赴鸿门宴更危险。所以，接到邀请的一方把妻儿藏到丛林里，集体赴会，大杀一场。**

亚诺玛米人的战法和谋略都已经很成熟。战前有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法，突袭后有交叉掩护的撤退战术，盟友敌人随时转换身份，现代的所谓力量平衡策略，亚诺玛米人随手拈来。他们的马基雅维利程度与现代人没有多大差别。

沙里翁得出结论：

第一，狩猎采集时代没有田园牧歌，而是无尽战争，战争起源于争夺繁衍权。危险总是来自邻居。霍布斯是对的，卢梭是错的。

第二，推动社会演化的首要动力是安全需求。

第三，亚诺玛米人向我们揭示了上古人群的本来面目：血缘很近，规模很小，越小内部才能越和平相处，稍大一点就要分裂，对外则是永恒战争，两者合力下，基于血缘关系

的小村庄是保障基本安全的最小单位